

前景化概念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

周伦 李佳明

华北理工大学

[摘要]进入21世纪,人们的认知水平不断提高,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逐渐映入眼帘。文学作品是语言创造的艺术,文学翻译就是用另一种语言工具来传达原作的意境,使读者在阅读译文时有所启发,有所感悟,身临其境。翻译不应该是单纯的技术性语言变化,而是要求译者通过对原作的语言再现,深入了解原作者的艺术创作过程,然后在自己的思想、情感和生活经历中找到更贴近原作的内容。而前景化概念是译者做好文学翻译的一把钥匙。因此,本文从前景化角度出发,探讨了前景化在文学翻译中的具体应用,旨在为译者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

[关键词]文学作品;文学翻译;前景化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1.11.1461

一、前景化理论概念

前景化指在文学研究和文体学中,引起人们注意自身的语言策略,使读者的注意力从所说的内容转移到如何表达的内容上。语言学家韩礼德(M. A. K. Halliday)将前景(foregrounding)定义为动机突出(motivated prominent):“一种语言突出现象,通过这种现象,文本的某些语言特征以某种方式突显出来。”在艺术创作过程中,作家们通过偏离语言使用规范而使某些东西凸显出来,从而达到艺术创作的目的。自动化(automatization):用自然的语言变流,信息的接受者不费力,一听就懂,语言表达法并没有“调到前台来”招引人们的注意。前景化(foregrounding):前景化的表达法偏离了常规,不是这种情况下广为接受的说法,语言本身“跳到了前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二、文学作品中的前景化

一般的会话:语言当然是自动化的,可突然间对话的一方使用了一个很不寻常的表达法,意在激活对话,给人以惊奇的感觉这个引人注意的表达法就是前景化的语言。科技文本:总体特征是语言运用规范,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并始终保持客观陈述。如果是对非专业人士说,可能涉及前景化并产生特殊效果。文学文本:有人认为在文学语言中,作者经常违反语言的规范,创造出一般人不说的话,结果诱发前景化语言的出现。学者们常区别普通交流中刻意使用的前景化语言和为艺术美学目的刻意使用的前景化语言,认为后者更为重要。因此,在一些文学作品中,有些偏离常规的表达法却是作者刻意所为,是作者有意选择的结果,是有动机的选择。而没有动机的突显可能意义不大,所以前景化在艺术风格上很有意义,因为它是有动机的选择。

三、文学翻译中的前景化

在单一语言中,作者有意使用偏离常规的语言,从而产生前景化。翻译工作者应区别对待可能引起汉语偏离的英语

句子,并将不同语言系统引起的突出与作者故意偏离语言系统引起的前景化区分开来。对于具有源语语言系统特点的表达,都可以采用归化翻译策略,这些句子的原文并没有偏离语言常规,所以译文也应与其对应。

从这个角度看,很多被认为是忠于原文的译法实际上是背叛了原文,因为原文听起来不怪,汉语却听起来很怪。文学翻译过程中,是否保留原作的前景化表达,主要基于以下两点。首先,这种前景化表达是否重要;其次,这也取决于中文的可接受性。当原文的忠实性和译文的流畅性发生冲突时,译者必须做到两害相权取其轻。简而言之,如果文本的目的是为了方便日常交流,那么地道的中文便是译者所追求的最高标准。

四、前景化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

利奇总结了文体特征,归纳出八种偏离:即在语音、词汇、语法、书写、语义、方言、语域和历史年代方面产生的偏离。而韩礼德将偏离分为两类:一类是违反规范的偏离,强调“质”;另一类是建立并加强常规的偏离,强调“量”。可以说,在翻译中,语言的前景化或突显主要来源于英汉句法的差异,但却不止于此,它可能存在于语言的各个层次。例如:联合国文件中的斜体字、电脑操作手册中的语法错误、科技文章中的被动语态、一般情况下的短句子以及语言文化体系中文化色彩浓的用语。

例1. Talent Professor Smith has. Money Professor Smith has not.

译1. 才能,史密斯教授有。钱,史密斯教授没有。

译2. 史密斯教授有才能,但史密斯教授没有钱。

这个句子明显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且偏离了汉语的常规,从汉语可接受程度上而言,两者均在可接受范围内。但是基于前景化概念,从文体风格而言,应注意原文中的偏离,所以需要简单做一下语序调整,从而忠实地传达出原文的神韵。

例2. He died yesterday.

译1. 他死了昨天。

译2. 他昨天死了。

除了极少数的句子，大部分的英文句子在译成汉语时恐怕都要做些调整，使它们不偏离汉语的常规，不造成前景化或突显，因为这些句子在英文中并不偏离英文的常规，不引起英文读者的注意，这一点是尤其要注意的。

例3. “I kep it from her arter I heard on it,” said Mr. Peggotty, “going on high a year...”

译1. “我从她那里听说了这件事，” 僻果提先生说，“瞒了一年之久……”

译2. “起那时俺听了消息后，” 僻果提先生说，“瞒着她快一年了……”

例3主要是前景化当中的方言的偏离，可以看到原文中出现部分拼写错误，译文1和译文2的风格也各不相同。译文1虽然忠实原文，但是并没有把握词汇的变化，没有揣摩原文语境体，没有注意到方言的偏离。而译文2把握了原文的风格，显然注意到了此处是方言的偏离，较好地表现出原作的风采，同时更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例4. From all of these the people are in flight, and they come into 66 from the tributary side roads, from the wagon tracks and the rutted country roads. 66 is the mother road, the road of flight.

译1. 人们逃避着这一切，他们从许多岔道、马车车道和高低不平的村道来到六十六号公路上。六十六号公路是主要的干道，是逃荒的路。

译2. 所有这些地方的人们都在逃窜，他们从岔路，从马车的车辙和布满车辙的乡村道路上来到六十六号公路。六十六号公路是主干路，逃亡之路。

小说中的数量前景化是作者对具有象征意义的词汇或关键语句的重复使用从而达到突出、强调、阐释、补充、增强力量等效果。如译1中的“逃避”、“六十六号公路”等词的重复使用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例5. We got to get a tire, but, Jesus, they want a lot for a ol' tire. They look a fella over. They know he got to go on. They know he can't wait. And the price goes up. Take it or leave it.

译1. 我们得买一个车胎，但是天哪，买一个旧车胎，他们要价很高呢。他们会周身打量买主。他们知道他要赶路。他们知道他不能等。价钱便抬高了。买不买听你便。

译2. 我们得买个轮胎，但是天啊，他们对一个旧轮胎要

价太高了。他们上下打量着。他们知道他该走了。他们知道他等不及了。价格便抬高了。要不要随你便。

在章节布局上，作者采用了“叙述章节”和“穿插章节”的交替排列方式，通过不断变换个人视角，缩短了读者与故事整体的距离，为读者提供了多种解读思路。作者用一种独白式的叙述方式解释了乔德家族的社会背景和处境，以独特的视角突出了所穿插的章节，“以确保读者对这一社会经济悲剧的全面理解。”显然，在翻译过程中，译1译者注意到了视角的偏离，掌握了原著的语言特点，并注意对短句的处理，从而再现了原著的风格。

五、总结

圣彼得堡学者伊琳娜·弗拉基米罗夫娜·阿诺德在20世纪中期提出的前景理论，在当时是相当具有革命性的，因为它旨在建立语言的形式层次和文本意义之间的联系，使读者能够解码作者的信息。阿诺德确定了揭示概念性文本意义的前景的四个主要因素：文本的强势地位、不同语言层次的重复、文体手段的衔接和被击败的期望值，为理解作者的信息和立场提供了一把钥匙。这一理论具有普遍性，易于应用，直到今天还被在文本语言学和文体学领域工作的学者广泛使用。可以肯定地说，从语言偏离常规，造成语言前景化这个角度看跨语言、跨文化交流，能使译者眼界大开，看到原来不太看得清楚的地方。从这个角度考虑，译者在选择翻译方法时把握就更大，译文的质量也会有所提高。所以在文学翻译中，辨析出自动化、前景化和突显三个概念，显得尤为重要。此外，在跨文化的翻译活动中，译者还应注意什么样的偏离造成的语言前景化需要给予重视。最后，在全球化的时代，如果有必要保护汉语，那么在前景化这一视域中，译者也应该承担相应责任，提高自己的翻译功底。

参考文献

- [1] Leech, G. and M. Short. *Style in Fiction* [M]. London: Longman, 1981.
- [2] Halliday, M. A. K. *Explorations in the functions of language*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3.
- [3] 何花莲子, 韩启群. 前景化与小说翻译研究——以《愤怒的葡萄》译本为例[J]. 名作欣赏; 2019 (12)
- [4] 申丹. 论文学文体学在翻译在翻译学科建设中的重要性[J]. 中国翻译, 2002 (1)
- [5] 王佐良, 等. *英语文体学引论*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7: 512.
- [6] 吴显友. 前景化与文体分析[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2, 18 (2): 89-91.